

情趣·健康桥

秋茶

| 南门文 |

风暴偏离后，锁着金边的夕阳很美，送错到隔壁又复得的郁金香也美，还有第一次拿出来用的这只刻花定白茶杯，真是素净娟洁如遥远的十八岁啊。每次添新物件，都逃不过夫的眼，这可能是警察的职业病。

我喝茶，他凑过来，“咦，这只茶杯是新的吧，你又买新杯子啦？”

“用很久了，用的时候你都不在。”

我照镜子，他凑过来：“新衣服吧？”“去年就穿过，什么眼神。”

很少会为了急用而去买衣服和茶具，大多都是逛到看到觉得喜欢就买下来。好东西常常是无心插柳之买，刚好遇见之买。买下来又像藏宝似的不急着穿和用，衣服挂柜子里，茶具放茶柜里，等到合适的场合、季节、天气才穿上身，才取出来用。自己挑选的东西，第一次用都希望能有这种庄重的仪式感。衣服换着穿，茶杯换着用，所以衣服如新，茶杯如新，他看到的就总像是第一次。夫能发现他没见过的物件，但夫永远都搞不清我柜子里到底还藏着多少存货。我永远回他一句都是，穿过了，用过了，早就买了。以此否定他所谓“新买”的猜想，截住他这个啰嗦鬼的话头。

年轻时还经常买旗袍，商场专柜或者街头专卖店，还坐火车跑到苏州鹅湖有名气的旗袍裁缝店，一个下午试了无数件后，挑一件蓝紫底，上面怒放黄色虞美人又滚金边的量体定做，也曾上海田子坊蔓楼兰买过抽象线条桃红柳绿有别于苏州小娘姨，而有着十里洋场新潮海派的一件。另还有两件南下塘定做的高档旗袍，一件黑色烂花丝绒上蝴蝶翻飞流光溢彩的，一件青白真丝盘扣带着书卷气的，这些旗袍大都只穿过一两次，现在到了中年增脂发胖，这些旗袍就只能彻底成为一种收藏，只是在换季整理衣柜时偶尔拿出来欣赏一下。

四十以后，衣服买的少了，坐在茶桌边的日子多了，茶席器具就与日俱增。茶具的好，就在于白首如新。它不追什么风潮，只要挑得好，永远都不会有随着主人年龄增长过时变旧不合身的说法。好眼光挑来的好物，不仅不会贬值，还会增值，因为物价永远涨。而这些紫砂的、陶泥的、高岭土的原料，各自带上手艺人的心血和造型，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不知道收获了我多少个岁月无声里的小欢喜。大概会是白首如新、倾盖如故到我很老吧。老到对着它们取名字，“扎西德勒”“八大山人”“十八岁”“甜心”“伍尔夫”“红粉俏佳人”等等，然后对着它们自说自话。

自从悟到买茶具比买衣服更保值，不会过时不合身的道理后，我再看到漂亮衣服时就会说，这么贵，两三年就过时了，再好看不过两三年的喜欢。或者，呀这个价格，我可以买两件非常不错壶，三四个非常好看的杯子，多少罐各种各样的好茶啦！然后我就开开心心而不是纠结难舍地从漂亮衣服面前走过了。

夫性子急，他在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盘手串，在我开始喝茶后也开始聚到茶桌边和我一起喝茶，再忙再晚，只要看到茶桌边的灯还亮着，我还在，他总要过来蹭上一会儿。年轻的时候我和夫没少吵过架，现在有了灯下的茶桌，有了我答他的“穿过了，用过了，早就买了”太平了许多，原来留着乌黑板寸的精神小伙也变成了今日头发有些花白的中年男人。

夫也像是从四五月滋味鲜活的春茶，在经历了六七月夏茶的转化，去掉了过多的花青素、咖啡因、茶多酚带来的苦涩后，变成了一款口感醇和、汤感厚重的熟普秋茶。

今秋又至，又有多少叶子在秋日细雨中呼喊，转化和重获新生呢？



插画 戎锋

晚风·龙光塔

金色桂花

| 雅琼文 |

奶奶肯定了这个说法。

等到秋风刮起，再也不能乘凉的时候，桂花就开了。

这个时候，满树挂满金黄色的桂花，香气四溢。王安石有云：为有暗香来。这句话对应桂花同样贴切。秋夜，一人独自在微雨中的小巷走过，只要走进我家门口，忽然你的鼻子就会被一种似有似无的气味擒获，然后，微弱的快感直冲神经中枢。淡淡的、清清的香，当然不似玫瑰那样猛烈，却有“随风潜入夜”的莫斯科郊外晚上的魅惑力量。

就在桂花香味最魅惑的时刻，奶奶通常不失时机，她经常说，晚几天就“抓”不住香味了。她找来两块床单，在树脚下一左一右覆盖好。然后，赤脚走上床单，用力摇动小桂花树。

于是，一阵金黄色的桂花雨，簌簌地在我家小院子里飘起。同样飘起的，还有几个小时不散的浓浓的桂花香味……

然后，奶奶就要忙好几天了。

一棵小桂花树飘散下来的桂花，也有几大海碗。

第一步，先把脏东西和桂花柄分离出来，奶奶戴着老花镜，真的是挑剔，真的是一粒粒分拣的。第二步，把分拣好的干净桂花用清水冲洗，沥干水分。第三步，弄来几个广口玻璃瓶，把蜂蜜倒进去拌匀。有时候搞不到好的蜂蜜，就一层白糖一层桂花这么沏着也行。

奇怪的是，每次做完桂花蜜，芋头就上市了。

悠游·十八湾

禾木的秋色

| 汪正丹文 |

年来，杳无音信。姑娘默默守护着家园，等候着她的心上人早点回到家乡。

从我们入住的民宿到禾木桥不远，小路两旁是一栋栋错落有致的小木屋。拐弯处就能看到清澈的小河和禾木桥，秋天的美，美在明澈。

过桥就是去观景台的木栈道，上观景台有2000多个台阶，为了看到禾木村最美的景色，我走走歇歇，气喘吁吁地上了观景台。站在观景台上远眺，禾木村全景尽收眼底：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远处连绵的山脉已褪去了青绿，披上了淡淡的黄色；一望无际的草原已经泛黄，牛群和羊群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游荡；白桦林飘落的叶子，像一只只黄色的小蝴蝶，在空中起舞；小木屋在金色阳光照耀下，像童话世界里“小精灵”居住的小屋美丽可爱。山丘是黄色的，草地是黄色的，树林是黄色的，小木屋是黄色的，一望无际的黄色。眼前的景色仿佛是北宋画家郭熙的《溪山秋霁》图全景。这就是我喜欢秋色，那黄色是那么淡雅、那样安静、那么柔美。

有人告诉我，9月中下旬是禾木最美丽的季节，满世界金灿灿的，天地“尽披黄金甲”，那是最完美的秋色。

在煮熟的芋头锅里，撒上一大把一大把的桂花蜜，这是我最喜欢看的动作。奶奶抓一把桂花蜜，手提得高高的，五指全部向下并拢；然后，逐渐松开手指，顺时针一次圆心向外；再逆时针一次从锅边圆周向圆心；两次“花粒”轰炸后，盖上盖子，再焖一会儿，熄火起锅。

“嘭！——”开盖那刻，此时无声胜有声，就像房间里爆炸了一个用桂花做的手雷似的。

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什么叫“抓住”香味。

这还是开始——

从此以后，秋去冬来，一整个冬天，小点心就有主心骨了。什么桂花糕、桂花酒酿圆子、桂花批把炖银耳、桂花白糖甜粥，还有就是那个常见的桂花赤豆汤……

每次吃桂花赤豆汤的时候，奶奶总是要飙几句上海里弄方言，表示她曾经是高贵的上海小姐——

“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五香——茶叶蛋”……

我一边吃，也一边鹦鹉学舌：桂花——赤豆汤……

不三不四的塑料上海话，总是惹得全家捧腹大笑。

——追忆似水年华，那是流金岁月……金色的桂花，金色的时代。

本世纪初，我家老宅已被改造成景点。去年回去看老宅的时候，发现那棵小桂花树已经长大：今已亭亭如盖矣。